

“有人将译者比作桥梁,我觉得我不仅是桥梁,还是行走在桥梁两边的文化传播者。”董强说,“翻译是其中最重要的叙述两国文化的方式,可以告诉其他人,文明价值之所在。”

董强:与法语注定的缘分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从法国法兰西学院履新回来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今天上了一天的课,只是利用课间时间倒一倒时差。”当天下午董强见到记者时,眼中虽尽是疲倦之色,言语间却透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5个月前,董强被告知成了法兰西学院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外籍终身通讯院士的候选人。但当时兴奋归兴奋,他对自己能否最终入选并不那么自信。因为需要替补的人分别是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以及魁北克前总理帕里佐。而其他候选人是现任世界经合组织秘书长,墨西哥原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安吉尔·古利亚;波兰原驻法国大使,现任驻意大利大使,著名中世纪专家托马兹·奥洛夫斯基等人。5个月的等待,当董强几乎忘了选举的事情时,好消息传来。

虽然看起来这是“意外之喜”,其实,在这之前,他已有不少殊荣加身:2008年获法国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09年起担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2013年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年被评选为“中法建交50年50人”之一,去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今年5月又获颁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据说,我是全票通过。”董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的事情实属难得。法兰西学院在接受增补人员时,往往会先看其获得的社会荣誉和认可。董强之前所获得的与法国、法语相关的奖项,显然为他当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提供了良好的铺垫。

恪守文学信念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适合每一个在自己领域拥有突出成就的人。当董强在法兰西共和国仪仗队的乐声中,与院士们一起走向院士席的时候,每一步的后面,都有他之前种种努力的积淀。

上世纪80年代,服从分配的董强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那时,人们对于小语种还知之甚少。从未接触过法语的董强在法语专业中却展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和才华。在学习过程中,他对法语乃至法国文化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与法语就好比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且感情越来越好。”董强打了个比方。

1988年,在北京大学的本科学习结束后,董强赴法国继续他的“文化之旅”。从一开始起,董强几乎毫无障碍地融入了法国的生活。他徜徉在塞纳河畔,在咖啡馆体会着法国的咖啡文化,他观看法国的戏剧、电影,接受法国饮食,尝试用法国人的方式感受这



个国家的文化。“我不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想融入当地的生活有多么困难。重要的是从小处入手,接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这些都无法接受,那么如何了解当地的文化?”

在法留学初期,对董强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经济的压力。“我当时银行卡因为透支,被银行的机器吞掉了,连吃晚饭的钱也没了,不得已向好朋友借钱,度过一个周末。”回忆起当时的日子,董强颇为感慨。窘迫的生活令不少文学专业的同学们转行,但是董强却不愿放弃。为了让自己与文学接触得更紧密,他考取了米兰·昆德拉的研究生,成为他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亚洲学生。

在跟随米兰·昆德拉学习期间,董强渐渐走入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殿堂。“米兰·昆德拉在从事跨界的研究,他的领域是文学和音乐的关系。”于是,除了跟随米兰·昆德拉学习,董强还深入阅读了大量关于文学、艺术等涉及人文社科理论的书籍,聆听了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的讲座。“我希望自己可以融合人文社科综合领域的知识,其中包括中西方的历史、社会、艺术史、哲学等,甚至心理学、心理分析学等等。”董强回忆说。

跨界学习带给董强更深的文化理解,同时让他在日后的翻译中,更好地理解历史背景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潜在思想。“读懂一部作品,要沉浸到东西的时代,涉及到艺术家和作家其背景的东西。”

学业之余,董强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我曾经将自己的一篇法语长篇小说寄给了法国著名的作家勒克莱齐奥,他读过之后,专门给

我打了电话,约我见面。回来跟房东讲,他坚决不信一个中国学生能跟这样的偶像级作家面对面约见。”董强回忆起来依然雀跃不已。勒克莱齐奥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法国早就赫赫有名。两人一见如故,至今仍是好友。

故土难离

在法国留学12年后,已经将事业进行得风生水起的董强,却在人们诧异的眼光中回到了中国。

“其实我回国与米兰·昆德拉也有关系。”董强说道。米兰·昆德拉这位文学大师出生在捷克,后放弃捷克身份加入法国。“捷克与法国的文化同属一种大的欧洲文化。他可以放弃国籍,生活在法国,享受法国带给他的一切。但是我来自一个文化与法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我需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才可以成为这两种文化的传播者。”董强告诉记者。

更重要的是,近13年的异国生活,中国的发展变化已经在他理解之外。“不能通过外国人的眼光了解中国”,这样的信念让他毅然背上行囊,踏上归国之路,回到母校北京大学法语系任教。

“回国之后,我发现国内的译者地位比较低,甚至成为打零工的技术群体,而非文学工作者。”董强坦言,“要知道,翻译是当今社会文化繁荣的根本。在新的世界环境下,翻译是文化和文明交流的最重要工具,只有翻译的繁荣,才能带来文化繁荣。”

出于对国内翻译现状的不满,董强开始

致力于改变这一切。“我与法国驻华使馆沟通后,共同发起了傅雷翻译奖。”董强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让傅雷翻译奖成为高质量的奖项,就不能受到其他影响,必须成为独立的第三方。于是,他选择将奖项独立于法国驻华使馆,“他们不能插手奖项的评选工作,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董强说。这样强势的要求,让傅雷翻译奖自创立伊始,已经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具价值的奖项之一,有些学校已将这一奖项纳入职称考核中。

“对于我来说,翻译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谦卑的态度、对人文精神的尊重,而它最大的敌人就是骄傲。”董强讲出自己对于翻译的理解。他说,傅雷在翻译时,追求神似,“要看到本质,看到作家表达的核心内容。只有体会和鉴赏核心的、美的内容,捍卫工作者的尊严,翻译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除了在学术上、在翻译领域受到业内的认可,董强的书法造诣也获得人们的肯定。在董强办公室内,悬挂着他书写的两幅字。“我的书法,是让我非常自豪的。”董强笑称,“我在专业画廊展出,有藏家专门收藏我的字。”不过,董强并没有居“艺”自傲。“我喜欢教师的工作,也喜欢与法语相关的其他工作。”董强说,“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立足于我的主业,法国文化。”

行走在两边的人

也正是因为董强不拘泥于翻译的工作,让他对自己的定位不仅仅是翻译学者。“有人将译者比作桥梁,我觉得我不仅是桥梁,还是行走在桥梁两边的文化传播者。”董强说,“翻译是其中最重要的叙述两国文化的方式,可以告诉其他人,文明价值之所在。”

现在,董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利用法兰西学院与政治科学院的平台,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想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需要从人文社科的角度提出更多的见解。当人们感到疑惑、恐惧时,人文社科可以帮助人们去理性地面对。”董强一边思考,一边回答道,“法兰西学院会聚了一群非常杰出的人,我想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对世界一些新的现象进行解释,对未来格局的发展进行思考。”

董强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办公楼的五层,虽然不高,但朝西的窗户前面毫无遮挡。天气好的时候,站在窗前可以将北京的西山尽收眼底。“我觉得这是北京看景色最好的地方。”董强自豪地说。在五层的露台上,他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按下快门,拍摄远处的西山和近处华灯初上的未名湖,一边拍摄,一边说:“每次我来到这里都会忍不住要拍几张照片。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北大。这是我喜爱的北京。”

热点人物



85岁动物营养学家冯仰廉逝世

11月26日,我国著名动物营养学家、反刍动物营养创始人、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冯仰廉病逝,享年85岁。



冯仰廉1953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畜牧专业,1956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工作。长期从事养牛学、反刍动物营养学及饲料学的教学、科研和推广工作,是我国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开拓者,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养牛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多年来,他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反刍动物能量转化规律及营养调控,证明了肉牛瘤胃乙酸代谢热损失过高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的原因及提高能量转化效率的有效营养调控途径,属国际创新;主持国家攻关项目:研究出我国第一个奶牛和肉牛国家饲养标准,达国际先进水平;研究出的尿素瘤胃缓释技术成果,为解决我国蛋白饲料短缺提供了有效技术。先后获国家级和部级科技奖11项、专著奖1项和教学奖1项;已培养出40多名硕士和博士;出版专著9部和论文100多篇。



张伯礼院士获2016年吴阶平医学奖

11月24日,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公布2016年吴阶平医学奖获奖名单,中国医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荣获2016年吴阶平医学奖,以表彰他对中国中医学现代化研究和中医药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张伯礼1948年出生于天津市,1982年毕业于天津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多年来,他承担了国家“七五”至“十五”重大攻关项目40余项,先后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973”两个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剂配伍规律研究”首席科学家,科技部“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重大专项总专家组成员。参加中医药现代化顶层设计,主持和参加起草了全国《中医药现代化科技发展策略》《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等文件。

吴阶平医学奖至今已走过10年,鼓励了无数医药界人士为健康事业奋斗。此次同时公布的还有2016年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中药学专家王喜军、眼科学专家刘祖国、血液病专家黄晓军、外科学专家蔡秀军。



陆朝阳当选美国光学学会会士

近日,美国光学学会(OSA)产生了新一届美国光学学会会士(OSA Fellow),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当选。



陆朝阳1982年12月生于浙江东阳,200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2011年获美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发展固态量子信息技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实验成果。以量子纠缠研究闻名,曾实现过八光子纠缠,这是一项世界纪录。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被SCI引用2000余次。研究成果入选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国际物理学年度突破榜,3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近年来获得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中国科大杰出研究校长奖、香港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排名第四)等荣誉。

美国光学学会成立于1916年,是全球光学领域权威的国际性学术组织。OSA Fellow是美国光学学会授予该领域专家的最高学术荣誉,其遴选程序严谨、严格,最终入选OSA Fellow的会员必须“对光学的进展作出重大贡献”。



南开大学离休干部捐款百万元设助学金

11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捐赠仪式。学校离休干部宋声扬及其夫人程毅向学校捐出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毕生积蓄——100万元,设立“宋声扬、程毅助学金”,专门用于资助学习刻苦、家庭困难的一年级本科生。现年89岁的宋声扬在捐赠仪式上表示:“这只是两个普通的老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



宋声扬和程毅多年来生活极为简朴,一直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单元房,没有电梯,上一次楼都要歇息3次。一次在学生食堂吃饭时,宋声扬发现有一些同学在购买肉菜时总要盘算一下。回家后和老伴一商量,老两口就把捐资助学的事定了。为了尽早存够100万元资助助学金,他们始终没有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今年9月29日,91岁的程毅不幸逝世。为了尽快完成老伴儿的遗愿,10月31日,宋声扬将100万元捐赠全部汇入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账户。

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人高尚品德深深感动,特将此笔捐赠设为永久留本基金,将每年投资运作的收益用于支持10~2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南开学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两位老人的高尚德行在南开永久传承。

(栏目主持:周天)

缅怀

史绍熙:燃烧的生命 不朽的情怀

■管虹

“工业救国是我的宿愿,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知道该回故乡了。这个选择,我至今认为是对的。”1951年1月,年仅35岁,已经获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学院任研究员,在国际内燃机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史绍熙怀着报效中华的赤子之心,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

作为我国第一位燃烧学博士,他的回国无疑对新中国内燃机事业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教育家,他在母校天津大学几十年如一日,勇于创新,勤奋拼搏,呕心沥血,为我国内燃机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史绍熙诞辰一百周年,撰写此文以追忆史绍熙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恭敬与钦佩、感动与思考。

白手起家的创业者

内燃机是国民经济与国防部门广泛应用的动力机械。但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不仅内燃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且高校中也尚未设立内燃机专业,这种状况根本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现实需求。

作为这一领域中的专家,史绍熙回国后的第二年(1952年)便在天津大学建立了内燃机专业,同时领导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内燃机专业教材,并亲自讲授了气体动力学、燃烧学和内燃机设计等多种课程,成为中国内燃机及燃烧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史绍熙敢为人先,在1958年就开创出中国高校依靠社会力量合作科研的先河——创办内燃机研究室,全面组织领导开发了当时国家急需的105系列柴油机、85系列柴油机、小型汽油机以及其他内燃机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并在小型高速柴油机和多种小型汽油机上取得了新突破,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标定

转速3000转/分的新机型,可满足军用发电、快艇辅机和汽车动力的需要,为我国内燃机产品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该所已发展成为我国拥有现代化设备和试验场地的小型内燃机和摩托车实验研究与检测中心。

史绍熙在科学研究中,总是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使科研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他经常讲“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创新之路”,其中在105系列柴油机全面应用的“复合式燃烧系统”正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工业和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由于生产工艺水平和使用维修水平相对落后,迫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新一代柴油机产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实验,1959年,史绍熙突破国际上流行的“空间式”和“壁面式”燃烧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既适应中国国情又兼具上述两种燃烧方式之长的新型燃烧系统——复合式燃烧系统,其结果不仅改善了柴油机的燃烧过程,减低了燃油消耗率,而且还可以燃烧多种燃料,取得了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我国第一个独具创造性的燃烧过程,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影响。

当之无愧的领军者

1978年3月18日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界开始迎来发展的春天。就在这一年,史绍熙与王补宣院士一起推动了工程热物理这一新兴学科的确立,积极支持吴仲华先生创建了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并共同肩负起学会发展的重任。

当不少科技人员还心有余悸的时候,史绍熙就在全国领衔主编了第一部《柴油机设计手册》,总共380多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柴油机设计经验,兼收国外最新技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1988年,他又主编了300多万

字的《内燃机设计手册》。

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史绍熙敏锐地提出,提高内燃机性能的关键在于对内燃机燃烧过程的研究,并且要运用当代最先进的激光技术、具有高分辨率的高速摄影技术等进行研究。史绍熙率先在内燃机缸内流动及燃油喷雾、发动机测试新技术和燃用甲醇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研究工作,在流体力学、燃烧学、缸内流动、燃油雾化等试验研究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与成果,这些研究内容和方法仍在国内外众多大学、研究所和工厂中继续进行。

1980年,史绍熙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此外,他还在国内外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国家部委咨询机构中担任重要兼职70余项,参加了我国各个时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组织工作,培养了大批中青年科研骨干。

1985年,史绍熙因故没能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国内内燃机学会换届大会,但仍然被大会推选为理事长。

走向世界的开拓者

史绍熙作为中国内燃机学术界的“统帅”,清楚地看到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并指明了两条道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合上拍;建立高水准的重点实验室,使之成为罗致人才、重点攻关的科研基地。

为开拓国际交流,史绍熙费尽心血。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国际内燃机学科发展状况了解的人很少,外语也不过关。史绍熙就邀请国外教授来华讲学,并在1979年率队参加了第13届国际内燃机会议,并很快成为这一学术团体的国际会员。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国际合作的大门被他一扇扇推开。

1987年,英国斯旺西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这一荣誉只有该校作出了世界性



贡献的校友才有权享有。1988年,世界文化协会又颁发给他“爱因斯坦科学奖”奖状,表彰他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杰出努力。他的学术成就,把我国内燃机学术水平向世界先进水平推进了一大截。

从1986年起,史绍熙就高瞻远瞩地开始筹建“国内内燃机燃烧学重点实验室”。这是我国内燃机学科及燃烧学学科领域里的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其研究方向是开展内燃机燃烧中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的基础研究,特别注重开展与能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应用研究。从小型内燃机到柴油机复合式燃烧系统,从攀登计划到“973”计划,从科学研究与企业密切合作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在为科技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

科技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事业,史绍熙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将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